

花城



RBB 7/1/18 01



行者武松

关良作



桔桔回來啦

赵丹作



凝结了的微笑

郑 义

高大的红松早已落满了厚厚的雪，象夏天林子里的蘑菇，都变得圆呼呼的了，可是雪还在刷刷地下着。夜很黑，什么也看不清，眼前只有雪地微弱的反光，还有阵阵从森林深处沁出来的松脂清香。一股风吹来，听得到大块大块雪从树上塌落下来的扑扑声和松枝折断的咔嚓声。

在这兴安岭的风雪之夜，在灌木丛生的林间小路上，两个身穿军大衣的姑娘互相搀扶着，艰难地行走着。忽然，那矮小的身影猛地站住了。

“春春！”华华紧张地小声叫姐姐，“你看，他们追来了……”

在姐妹俩后面不远，出现了几支急驰而来的手电光。在风从森林上掠过后的寂静里，依稀听得到雪地上沉闷的马蹄声。

“她们跑不了！咱们直接蹶车站去，甭在半道儿上瞎摸！”一个嘎嘎的声音狠狠叫嚷着。

“公鸭嗓！”华华轻声说。过去的头一骑，是大伙儿背地里叫“公鸭嗓”的场保卫科科长。在他后面，有她们的“连”长，雪地上可以清楚地认出他的黑马。四匹马溅着雪尘跑过去。

“怎么办？”华华慌神了。

“看你——怕什么！咱俩跟在他们后头走大路，快到车站时从林子里抄近路插过去。”春春看了看表，鼓励妹妹道，“华华，咱们走快点还来得及。”

……小明故意落在后面，小栗色马儿总和公鸭嗓们保持着两三里地距离。借着雪地的反光，他睁大眼睛仔细地搜索前进。他发现前面路旁的松林里，走出来两个人，沿着公鸭嗓们踏出来的雪路疾走。春春、华华！——就冲这走道的模样儿再远也能认出来，这是和他一起长大的邻居啊！小明使劲踢着小栗色马儿……

风声，吱吱吱踏雪的声音和气喘吁吁的呼吸声掩住了后面急促的马蹄声。当姐妹俩转过头来时，小栗色马儿已经到了身边。

“春春!”小明轻轻喊,跳下马来。小栗色马儿也朝春春伸过头来,亲热地打着响鼻,把它长长的哈气直喷到春春脸上。

“小明,我们走了。”春春心里很难过。

“我知道……你们要小心!刚才场政治处那个头儿还到咱们连部嚎了半天,说甬以为林彪刚一蹬腿儿,你爸就没事了,你爸是中央政治局一个常委定的案,你知道那是谁吧?不知道?就是——”小明压低嗓子说出那个名字,又切齿骂道:“我爸在延安就挨过这老——”小明把“畜生”二字咽回去,“老家伙的整,差点给枪决了!噢,刚才那头儿还说你爸是邓小平的老袍泽,刘邓大军啊也没俩好人,没看见屯西那个‘干校’关的尽是‘二野’的人……”

“混蛋!”春春勃然大怒。

沉默片刻,小明又急切地说道:“他说咱们场跟建设兵团那些普通场不一样,净是反党集团里大家伙的子女,不准探家的管理条例是上头订的,还说:‘电报那玩艺儿谁不会打?没有中央专案组的正式来函,谁也甬想滥跑!甬以为她们腿快,从咱们这儿蹿了也上不了车,就是混上了车反正也蹿不出东北!被窝里的跳蚤,好你个反天咧!这是无产阶级专政!’”

这叫无产阶级专政?反就反一回吧!春春浑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不管算“跑”算“逃”,反正豁出去了——当通信员小刘把那封“爸爸已回,速归”的电报悄悄拿给她看时,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短促的慌乱之后,遗忘了多年的自信、勇敢、骄傲,又回到她的心田。现在她没有工夫去想在前面等待着她们的艰难无比的路程,她只想马上扑进爸爸的怀里!盼这一天,盼爸爸的沉冤昭雪,从一九六八年到现在一九七二年,我们已经眼巴巴地盼了整整四个年头了!一天也不能再等下去了!追吧!堵吧!反正我们总会回到北京的!爸爸已经回去了,纵然有千难万险,就是沿着森林和草甸子走,也要走

回北京去的!

“小明,再见了!”春春深情地握别了这个和她们一起长大,一起受苦的小弟弟。他们两家不仅比邻而居,而且还有着完全相同的命运:就在她们爸爸被带走的第二天,小明的爸爸也被“揪”走了。此刻,她真实地感到一种深深的惜别之情。

“春春,你的马我骑来了,给……”小明忍着泪水,把缰绳递给春春,一边急急说,“你们俩得跟在后面走大路,要不来不及了。出了林子后,把马拴在那片小桦树林里,我走着去。”

“公鸭嗓问你怎么办——去这么晚!”

“我有话对付,你们别管了……拿着,手电。我刚换上的电池。”

春春轻轻打了一下自己的马,小栗色马儿飞奔而去。

“春春、华华……问问赵伯伯——我爸爸……”

嘶叫的西北风淹没了小明最后的话。是的,要问的!要问问爸爸这些年来是怎样生活的,要问的……春春把妹妹搂了搂,紧紧地夹着马……要问问爸爸生活、真理,要问问爸爸斗争……

二

老山屯,灯火暗淡的小镇,孤零零地座落在兴安岭的茫茫雪野之中。本来是快车不停的小站,由于近年来剧增的几个极为特殊的什么“农场”和“干校”,这里出现了一些颇有来头的机构,于是快车改点,破例在这里停三分钟。车站虽小,但也决不是几个人就能把严的。姐妹俩绕过车站围墙,从站台尽头的暗影中慢慢走过来。

真可惜,她们来晚了一步,错过了列车刚进站时人们上下车那阵的混乱。还有一分钟就要开车了,站台上已没有旅客,只有几个车站上的职工和他们熟悉的女列车员们倚在车门口说笑。公鸭嗓把他的几个人分布在

站台上，他自己一边把场部的信交给列车长，一边急急忙忙地向这位早已不耐烦的车长讲着什么。

姐妹俩躲在站台上——一棵雪松低矮的伞盖下面，眼睁睁地看着车门一个一个关上。现在只有一个门还未关上，一个胖胖的厨师堵在门口大声说道：

“我说小杨啊，别傻瞅啦——我们那赖小子最近不跑这趟车！他早就把你甩了吧？要论长相，那没说的，又年轻的，怕什么？别伤心，赶明儿找个机会，你老王大叔带你跑趟北京，找个有钱的小白脸！哈哈……！”

车头轻轻叫了两声，列车缓缓开动了。那女服务员靠在小食品车上嗔怒地笑骂道：

“老王大叔——老不正经！谁把谁甩了？你瞅上他你跟他过去！”

“嗨嗨，没人是瞎子！你们俩眉来眼去的那劲头——哎！我说，甭想瞒谁啦！哈哈……”

列车开始加速了……

怎么办？这趟车过去，就该天亮了，巴掌大的老山屯，找不到一个藏身之处……建国、育新被逮回去后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侮辱性场面一个个出现在春春眼前……

“春春，咱们怎么办啊？”华华快哭出来了。

春春盯着餐车，眼睛一亮，只说了声“快，跟我来！”就在树影的掩护下飞快地追上去……

“抓牢了没有？”春春站在餐车直上直下的小铁蹬上，“华华，那扶手，抓紧了——双手……”她费力而紧张地挂在车厢旁，一手攥着扶手，一手扯着妹妹。看来，她俩是无论如何也上不了这个还未关死的车门了。

“老王大叔！”春春急眼了，“快来呀！”

“闹鬼了？——谁在叫唤？”老王头正准备返身去推上那没关死的门，听见车外有人喊他，吓了一跳。

“老王大叔！”

老王头这才发现门外挂着两个小姑娘。

“不要命了？谁？”

“您不认得我啦？……她，她，您先拽住她……对，华华，你拉紧啊……”

……没想到这个老王大叔现在竟是这样一副森严的脸孔，刚才那种戏谑、宽厚的样子不知哪儿去了。他的眉毛本来就又粗又短，现在一皱就变成了两黑团团，鼻子又圆又红、酒糟鼻，嘴唇很厚，满脸的络腮胡子象刺猬毛似地四外扎楞着。

“不愿到列车长那儿去补票？哦，这么说，是开小差的？……怎么着，不是开小差的？——瞅瞅你们这身儿打扮吧！……我不管这个，随你们怎么说，反正我这儿不收容嫌疑犯！”

“我们又不是坏人。”华华低头看了看她俩沾满泥雪的军大衣下摆和湿漉漉的大头鞋，老老实实地说，“我们要回北京。”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坏人？我可不再上当了！”老王头把目光转向春春。春春默默地站着，脸上没有一丝哀告之情。“什么‘您不认得我啦？’——你也太灵了吧！——‘京油子，卫嘴子’，还想骗我？我说，我不管这个！可你们是怎么认下我这‘老王大叔’的呢？天爷子！”

生活的浊浪是多么有力啊！老王头经的事太多了，见的、听的都太多了！过去，他曾为这些远离故土和亲人的孩子们动过恻隐之心，但是苦难太深重了，太多了，填满了他的心。可不，有时候苦难会把一个人折磨得麻木起来的。唉，老了，活够了！这年月，甭操这份心啊！你管人家，谁管你呀？

“喂，两位小姐，开开金口吧，别装哑巴！——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干什么的？介绍信？钱？现在你们面前只有两根道儿，一条冲这边：跟我找车长和乘警，把事儿说清楚，补票。另一条嘛——”他冷眼瞅瞅傲然站立的春春，指指刚刚关上的侧门，“唠

——起哪儿上来的，再起那儿下去。”

多么地道，多么熟悉的北京的乡音啊！克服了多大的艰险，姐妹俩才总算踏上了这列通往北京的快车，然而万万没有料到，脚跟未稳，竟遇到一个如此冰冷无情的人。

春春两步冲到门边，一把拧开了门。狂冽的风夹着雪片猛然冲进车厢。她激动地凝望着车外那无边的黑暗，让疾风荡平她心中的愤怒。

“春春！”华华惊呼一声，拉住了姐姐的手。她强忍着满心的失望，扭过头，低声下气地叫道：

“老王大叔……”

春春却早已按捺不住了，一下扭过头来，她那深深的眼窝里，一双大眼火辣辣地燃烧着，迸射出倔强的火光：

“华华！甬跟这没良心的老酒糟鼻子费话了，随他便吧！让他把咱们卖给公安吧！”

老王头绝没料到竟碰上这么个豁出去了的倔丫头。他看见春春眼里早已饱含着泪水，但她的声音却如此冷漠，高傲：

“甬求这些一模子刻出来的混蛋了！文化革命中，爸爸要是向人家稍稍低一下头，也不至于被整得那么惨的！”

老王头的心被猛抽一鞭，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他打开通往车厢的门，对听候处置的两个姑娘摆了摆手，冷冷说道：

“二位小姐，请吧！”

那边灯火辉煌，迎面扑来一股润湿温暖的风。

三

兴安岭的春天是美丽动人的，因为冬天是绝顶的凄冷死寂。当春风爬上长白山，渡过松花江，带来太平洋上的湿气和温暖，当冰雪消融，大地苏醒的时候，兴安岭的森林草甸里，将会百花盛开。百花之中，有一种奇异的小花花，纤细的蕊丝，淡黄色的小花瓣瓣。山洼洼里的积雪还未融化呢，它倒早

早地在向阳坡上抖动花枝了。农场的小伙子们，常常在下工时采来送给姐儿俩，因为这儿的人们叫它野迎春，它那漠视料峭春寒的性格，太象春春姐妹了：自信、勇敢、倔强、美。

“想不到野丫头们有这么漂亮！”老王头推门进来，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就在他出去弄了点面包，热了两碗汤的当儿，姑娘们已脱下了笨重的大衣，对镜梳妆开了。老头儿干枯的心被深深打动了，多么可爱的小姑娘啊！

春春满面春风地迎上来，接过老头手上的碗，一面叫道：

“看，华华，多热乎的汤啊！”

修长的睫毛下，一双深黑的眸子透出欣喜的光芒，她感激地微笑着。老头儿看见微启的笑唇间，珍珠一样洁白的牙。

华华正忙着想把头发束起来，只嗯了一声，仍然站在镜前。为了舒舒服服洗个脸，她脱得只剩下了衬衣毛背心。饱满的胸膛，圆润的双肩，灵活的腰，处处都洋溢着一股子青春的活力。

“别冻着了，丫头！现在大九天的，不是春天！”

车窗外，已是一线曙色。透过水气淋淋的玻璃，依稀看得见林海雪原。无尽的披着厚雪的松林向后迅速倒去。

华华扭过头来：

“可是，可是您这小屋里多暖和啊！”鬓角的湿发贴着她那张欢欣的小脸。

车外，是飞逝的兴安岭的暮冬，而这窄小的车厢里，却飘逸着关内的早春！

华华放下碗。她发现小桌上有一盆盛开的迎春花。

“春春你看，迎春——”

华华出神地凝视着，看那一朵朵嫩黄色的小花，看那些翡翠般的绿叶。华华凑上去深深地呼吸着清香浮漾的空气。每年春节，妈妈都要从窗前的那盆迎春上，摘下几朵小

黄花给小华华插在头上呢！华华小心地一朵一朵地挑选着，终于，她摘下了一枝。

妹妹这细微的动作，在春春心中掀起了一股子辛酸的热浪。她一把接过那支盛开的迎春花，象妈妈那样，细心地给妹妹插在头上。

在这欣喜的沉寂里，老王头回想起刚才的一幕。当姐妹俩惊异地发现这里是软卧包厢，老头儿并没有把她们带到列车长或者什么警察那儿去时，终于回答了那个心地善良的老王大叔关切同情的询问。在老头眼前，很容易就构成了一幅幅画面，因为这就是近年来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的共同遭遇。仅仅因为对那位“副统帅”歪曲历史，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无耻行径表示不满，仅仅因为没有按要求作假证诬陷老首长、老战友，仅仅因为没有人云亦云，对最时髦的东西保持了缄默，难道就能够构成了“反党”？就成了什么“三反分子”？难道就可以把人家非法拘捕，送到无人知晓的远方！

更使老头儿愤懑的是：他们把这两个四年前几乎还是孩子的姑娘强行打发到边疆一个有特殊管理条例的“农场”，并不是为了建设我们祖国的边疆——如果真正是这样，我们每一个新中国的青年都会自豪地奔上这条道路的。——不，不是的！他们是想用那种可怕的精神压力，那种半强制性的劳动和几千里的距离来折磨——“改造”这两个孩子，使她们屈服于法西斯淫威，忘记人的尊严，使她们完全遗忘在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家庭里所受到的那些高尚的革命熏陶。经过了这些年的巨大变迁，老王头已学会正视这些在过去是绝对无法置信的严酷现实；然而他无法想象那些人时至今日还如此残忍地隔绝着孩子们和父母的血肉联系。林秃子不是摔死都快半年了吗？怎么还这样！现在，老头才感到春春和华华拿出了多么大的勇气，冒了多么大的风险。他动感情地看着这两个自由而欢快的姑娘，感到了责任。一颗多年来早已

破碎的良心从泡沫和渣滓中浮起。他决心要护送孤独无助的春春、华华回到北京，回到她们久别的父母身边。

四

跨过辽河，穿过沈阳，列车将一直向西。冰雪覆盖的松辽平原永远留在车尾……春春、华华飞翔着！春春、华华向北京飞翔……

啊——锦州！啊——大海！从现在起，大海展现在列车左翼，极目远望，隐约可见水天相连的辽阔的远方……绿色的快车飞驰着，穿越着遥远的冻结的土地，抛下了长夜中痛苦的梦，前面是和煦的关内的风……

春春刚刚给迎春花喷了水，那娇艳美丽的花上，那翡翠般的叶上，到处还缀着一滴滴细细的水珠儿。随着列车的震动，迎春花有节奏地微微摇曳，不时把那些晶晶莹莹的小珍珠轻轻洒下来，洒到小茶几上，洒到花盆里。

春春取下发夹，细心地给迎春花松土。她把板结的土一小块一小块撬起来，又一块块按碎。华华却从地上，小茶几上把落英一瓣瓣拣起来，惋惜地一把扔进花盆里。

“这是干吗，你？”——春春抬眼正想说妹妹，正好和华华那惊奇的视线相遇，这使她骤然记起难忘的一幕。她感到喉咙哽咽了……

那是大翻个儿的一天：大开的箱子……满地的书……戴着红袖章的人们走了，爸爸也被带走了……门大开着，二月的寒风，碰撞着砸破了的书柜玻璃门……窗台上的那盆迎春花也碰到地上，砸了……春春从地下拣起一本像册：爸爸和他的老上级，老部下的照片都被抠走了，但春春分明还记得他们英武的戎装和爽朗的笑容。而且，眼前的景象，都化为一个个永恒的镜头，载入记忆的像册，永不磨灭。

妈妈从厨房拿来一个小铝盆，一声不响

地从破瓦片中把迎春花移栽进去……

浇过水了，春春用发夹细心地给迎春花松土……而华华，却一瓣一瓣地把满地残花拾起，张开小手，一把扔进盆里……“这是干吗，你？”春春气恼地抬起头。华华总喜欢落花，感情比针尖还细！当她看见妹妹那双还是孩子的大眼睛，看见了那双眼睛里所流出来的凄惋之情，低头不语了……

妈妈掐了两朵迎春花，给华华插在头上，说：“今天是大年三十，收拾收拾，咱们三个也要过年呢，啊？”话没说完，泪水却无声地从她脸颊上滚下来，“……妈给你们取名儿时想得太简单了：春、华——以为解放了，往后的日子永远是春天的花朵一样。谁想到……”

妈！您没起错，我们就是不畏风霜的迎春花，在数九寒天开放！——回忆起四年前的往事，春春热泪盈眶地叫道：爸爸、妈妈！我们就要进关了！您的春春、华华回来看您来了！

列车沿着海湾，疾驰向西，飞往天下第一关，飞往久别的首都——北京……

五

“嗯？听见我的问题没有？耳背还是咋了——怎么不说话？”

这是一个身着警服的车站公安人员。他一面马马虎虎地瞟着列车长转交给他的信，一面不耐烦地用鼻音打着官腔。

华华敬佩地瞅着姐姐高傲的脸庞。春春的嘴角微微抽搐着，露出一丝冷笑。这种漂亮姑娘的无情的轻蔑，每每使对方感到无可言喻的恼怒。她根本不理睬对方的问话，她还没有平静下来。刚才的一幕使她十分不解……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因为送饭被发现了？……春春简直不明白，在权力的引诱面前，人们竟会那样怯懦，奴颜婢膝，以至堕落到打手的地步！……“放开她们！放开她们！……我替她们补票！扣我工资！……让

孩子们回家去吧！……放开，放开我，让我过去，过去呀！……”“做你的饭去吧，少管闲事——活腻味了？”……簇拥着的人群挡住了视线，却挡不住声音。已经走了很远，似乎还可以听到老王大叔在声声呼唤她们的名字……

隔壁电话铃响，门外有人叫：“所长，老山屯的长途叫通了。”

华华目送审讯她们的警察走到隔壁去，焦急地小声问：

“春春，准得把咱们送回东北去！怎么办？”

春春默默注视着窗外的暗夜。万万没有想到，在这里会被弄下来——往西，再有几个钟头就到北京，就到家了！她看了看周围动静，用目光向华华示意着那扇通往站台的虚掩的门。华华勇敢地点了点头……

……在站台尽头的黑暗里，姐妹俩气喘吁吁地偷偷看。气急败坏的警察在站台上布置了他临时拼凑起来的杂牌队伍，打着手电在各个角落搜寻。简直是老山屯那场序幕的重演！不过，这儿可不比老山屯——她俩从藏身处仔细地观察着整个车站——站台上灯火通明，从这里上车显然是不可能的了。这是个客货两用的中等车站。东边，耸立着高架聚光灯组，龙门吊，看来是个货场。扩音器里，调度在找一台机车，说马上就要开车了，为什么还不挂机车：

“四道，四道，1170为什么还不联结？为什么还不联结？四道的1170……”

……四道。她俩找到了那列黑黝黝的货车。也不敢跟检修工问问这是去哪儿的车，反正，要逃出人家的手心，这是一列马上开行的列车。她俩悄悄爬上去。忽然，华华高兴地捅了姐姐一下。春春看见，那边，从西边，一个车头喘着气，缓缓地退过来。——啊，西去的，这是一列西去的货车！

……列车向西。刺骨的车风呼啸着，鞭打着。

这是直达北京的原木专列。在粗大的粉笔字写着“8”号的平板敞车上，春春和华华正紧紧地依偎着。由于原木长短不一，几根巨大的稍短的原木，缩进原木垛里，在车尾正好形成一个挡风的窝穴。虽然是车尾，风仍是如此猛烈。她俩把所有能挡风的东西都用上了——一条军毯，两个破草袋子，还有华华的一条花裙子。她俩绝对没想到车上会这么冷，刺入骨髓的寒冷。只要可以御寒的东西也都裹上了，甚至连一块小手绢都缠在膝盖上。上车时的紧张和兴奋曾使她俩出了一身汗，但现在却化为难以忍受的寒冷。脚很冷，很疼。她们站起来想跺跺脚，但一站就把小窝棚破坏了，还得费好大的劲在疾风中把窝棚搭好，用砖头压住，木头缝挤住。等忙和了一会儿，手又冻得毫无知觉了，全身的“披挂”又要重新组织。开头，华华看见姐姐用花衬衣、手绢什么的把她裹得花花绿绿时，忍不住大笑大叫。现在，她只感到嘴皮发僵，说话都不听使唤。春春又搂着妹妹坐下，动作迟缓而十分细心地把她裹好。她觉得小腿还感到一种剧烈的疼痛，但脚却毫无知觉了……

列车风驰电掣，一站不停地前进。春春这才有点后悔了：看来，这是一列直达货车，再冷她们也下不去了。但这懊丧的心情很快就被风刮跑了：也好，多受点罪呗，马上就要到北京了！不管怎么说，她们总算逃出了人家的手心，总算没被押回去示众，受那些侮辱！“上了车反正也躲不出东北！”——她想起这句话，嘴角浮出一丝轻蔑的冷笑：哼，冻死也不落在你们手里！左不了拼个鱼死网破！

……啊——天津！看，华华多么欢跃啊！她不顾致命的风，把身子探出去，看天津，看灯火辉煌的天津，首都的大门！——简直是一片无边的灯海啊，在列车的两翼浮动，闪烁……华华真想放声喊啊，但却喊不出声，张开的嘴唇只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呼唤：“北京……”春春一把将妹妹拉在怀里。

她激动得发抖地望着这辽阔的灯海，这些年的生活，闪电般地撕破夜幕，刺入她的心怀。母亲北京啊，被流放与被侮辱的女儿就要回到您的怀抱来了！她扭过脸，默默抽泣了……

六

“姐，快到了吗？”华华打破了单调寂寞的车轮声。

“快了。”春春把被风刮起的围脖又给妹妹裹好，心疼地把她搂得紧点，关切地问道，“你冷吗，华华？”

“冷。”

“很冷吗？”

“……”没有回答。

车风仍然很猛，列车在朦胧的星光下飞驰。两侧的树木，田野和房舍都在一片迷离混沌中闪动。凛冽的风象冰的激流一样淹没了整个世界。一切都象梦，看不清楚。就连刚才难忍的刺疼现在也变成一阵阵麻木。周围的红松，也溢出好闻的松脂清香，就象在林子里一样……

春春舒服地打了一个吨，大概只有一分钟吧，立刻就醒了。她警惕地睁大眼，使劲地摇了摇华华：

“睡着了，华华？会冻坏的！”

“姐姐，咱们还能回去吗？”

“华华，你怎么啦？马上就要到了！”

“冷、冷……”一阵痉挛又袭上来，华华嘴都紧张得僵住了。她缓了缓，慢慢放松了一点，又徐徐说道，“我怎么……怎么觉得有点受不住了……”

春春鼻子一酸，泪水一下子涌上来。她心里很难过，难过极了。她不知该怎样来安慰妹妹，鼓足她的信心。同时，她自己也感到一种意志薄弱慢慢爬上来。

……在一股绛紫色的痛苦迷离的浓雾中，华华慢慢地被拉住了。在狂烈的车风中，她听到了歌声，轻轻的，遥远的，熟得要命：

小乖乖，别哭啊，



哎，妈给你唱一朵小迎春。

迎春花开绿藤藤，

你爸本是庄稼人。

盐花花拌苦苦菜，

祖祖辈辈没好命。

华华刚才仿佛往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慢慢滑下去，现在，使她终于有力气挣扎着抓住点什么，好象有力气站起来了，还似乎想用孩子般蹒跚的脚步在结实的大地上奔跑！啊，是姐姐在唱！姐姐安详的声音把她带回孩提时代。妈妈常常一边拍着她，一边用甜蜜蜜的声音给她唱这首迎春花的歌儿。那时候她还小呢，不会说，还只懂得哭、吃、笑、大叫。只要一听到这熟悉的曲调，她就安宁了，不哭了，转过小脸儿，认认真真地听啊，听啊……

小乖乖，快听啊，

哎，妈给你讲一朵小迎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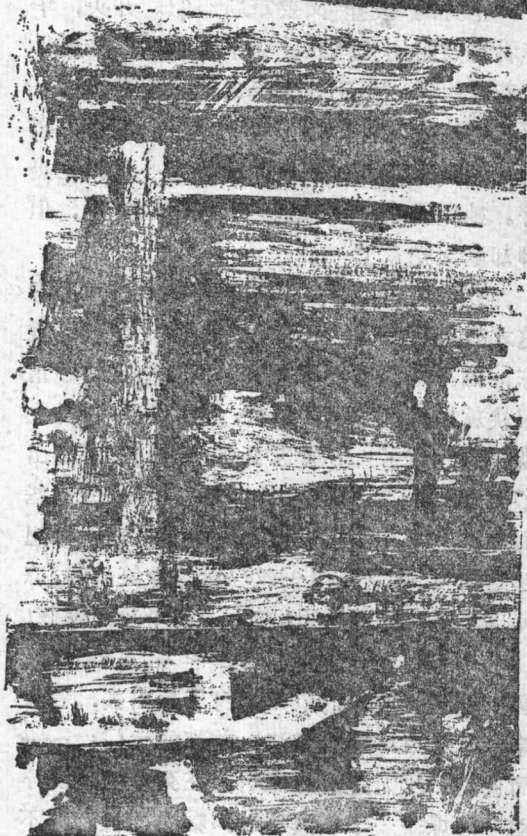
迎春花开喜盈盈，

你爸翻身闹革命。

一心跟着共产党，

红色江山万年春。

妈妈不是音乐家，她用一首民歌的调



调，随意地吟唱着迎春花的歌……

小乖乖，快看啊，
哎，妈给你掐一朵小迎春。
迎春花开黄黄金，
你是妈妈心上心。
爸爸爱你象命芽儿，
取个春、华吉利名儿。

华华眼前幻化出一幅幅儿时的图景。爸爸妈妈的疼爱，那些亲切而模糊的情感，象蜂蜜一样滴在华华冻僵的心上，慢慢浸溢着，浸溢着……

但歌声停止了。

“姐姐！”

没反应。

华华睁开眼，看见春春倚在她头上，已经闭上了眼睛。

“别睡，姐姐！你说的呢！”她着急地推着春春，央求她说，“姐，你接着唱吧，好吗？你看，天快亮了！”

啊？天快亮了？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隐隐浮起淡淡一抹玫瑰色的霞光。鱼肚白的天幕上，群星已灭，只剩下启明星还在闪亮。列车两翼的树木、田野从一片迷茫中挣脱。村落和工厂象小岛一样从雾气中浮起，又向车尾掠去。几只早起的小鸟在晨风中飞……

“天快亮了？”春春觉得思维变得迟钝起来，她集中力量思索，似乎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后面有点亮了，哦，车后边是东方——对，天亮总是从东方开始的……”想明白了这一点，她心里感到一阵轻松：太阳就要出来了！

激荡的车风，从军毯和草袋子的接缝处挤进来，不停地揉动着春春的额发。这使她猛然想起一个动作：一双温暖的手轻拂着她的头，把散乱的头发一绺绺顺好。然后，妈妈又象往常过大年那样，从窗前的迎春花上掐下一小截盛开的花枝，准备给春春插在头上。可是春春生气地推开了妈妈的手：“妈，人家都上中学了！”……现在，妈妈那张惊讶而歉然的脸顿时出现在她眼前，而这揉动她

头发的风，也撕扯着她的心。两行热泪从她冰凉的面庞上扑簌簌地流下来，滴在她怀中的华华头上。她抬手摸着妹妹的头：那枝迎春还在！天快亮了，华华！你一定要回去！你要替我跟爸爸好好说：春春永远想念他们……

春春的嘴唇很难动作了，很费力。她知道自己咬不清字了，只好俯身在妹妹耳边哼着这支曲子。春春咬不清字了，她哼着这支曲子……

歌声又起来了，把那些难熬的疼痛一下子赶得很远，很远……列车晃动着，象妈妈悠来悠去的怀抱，而那阵阵的松脂清香，简直象迎春花那若有若无的花香呢……华华觉得很安心，很舒适，很温暖。膝盖、腰、腿都不疼了。华华感到很高兴，好象又在妈妈怀里，妈妈给小华华唱迎春花的歌呢：

小乖乖，笑笑啊，
哎，妈给你插一朵小迎春。
迎春花开迎新春，
祖国好比春里春。
红日春风阳关道，
乖女前程花如云。

……啊？——爸爸、妈妈？华华使劲揉着眼睛，她看见爸爸和妈妈了！还有小明的爸爸、好多好多笑盈盈的伯伯阿姨，他们捧着一束束鲜花，来迎接她俩呢！这是什么地方？华华看了半天，才认出是北京站前的广场。真怪啊，什么时候变成了一块如茵的草地？看那百花盛开，小溪轻唱；一阵和风吹过，数不清的红旗在哗啦啦地飘；半空中，几块彩霞，洒下如许花瓣，真是花雨了！可是华华顾不得看这些啦，她拉着姐姐的手，向爸爸妈妈飞去！——啊，多美的，多美的迎春花啊！爸爸妈妈抱着一大把盛开的迎春花迎上来。华华扑上前去大叫着：爸——爸——！妈——妈——！她一把搂住了爸爸妈妈的脖子，高兴的泪水，沾湿了那贴在腮边的美丽的迎春花……

七

一辆海蓝色的“伏尔加”轻巧地昂着头，沿着洒满阳光的街道疾驰。赵耘山拉开深褐色的窗帘，春天的阳光照进车里，暖洋洋的。

“玉芝，你看——春天，咳，咳，咳……总该……又到了！”

张玉芝心酸地看着她丈夫，这一阵咳嗽使他的背更驼了。想不到短短几年，竟会把人折磨成这副样子！身上有了新伤疤，皱纹深了，头发，全白了！什么春天不春天的？她无所动心。透过车窗，她淡淡地扫视着街边上那些采办年货的熙熙攘攘的人们，扫视着那一个个充满节日喜庆的大橱窗，心里却并没有多少喜悦。不知为什么，她心里总萦绕着一种未知凶吉的预感。只要东北方向来的车都去接，已经扑空两次了。从昨晚上午起，她的思想怎么也离不开她的一双女儿：为什么是小明发的电报？为什么电报上说的那趟车没接到？这些都使她无法安心。

“你说，这趟车该来了吧？”她惴惴不安地啜囁着。

“我看差不多！孩子们一定会赶回家来过个团圆年的，今儿是大年三十了！”

“大年三十……”张玉芝眼里蒙上一层痛苦的迷雾，仿佛一下回视到早已逝去的岁月，“抄家……四年前今天，正好是三十呢……”

“你看你——咳咳……过去的事，就别老提了吧！”赵耘山抹了抹白发，低沉地说。回京后，他一句也未和妻子谈那几年非人的生活，而她也闭口不问。也许，他们真打算忘却那一切？但更可能的，还是怕那些残酷的回忆会毁掉他们新的信心与希望。这些天来，他的问题总算弄清了，又恢复了工作。虽然没有官复原职，而且还给他留了点令人啼笑皆非的“小尾巴”，但能继续为党工作，这已足够使他这颗老共产党员的心得到安慰！可是，玉芝还总是在惨痛的往事中度日，往往是一件小东西，半句话，就能勾起

她的回忆。这种情绪不正常哟！在小轿车沙沙的引擎声中，他半扭过脸，轻声对妻子说道：

“往前看看吧，玉芝！不要把咱们家的委屈和痛苦总耿耿于怀的！账要记到林彪头上，对党、对中央可不能有半点动摇！这是咱们这些老家伙安身立命的信仰呵！事实不也证明了——林彪一窝窝全完蛋了，死无葬身之地！我们这些人又出来了！——还是那句老话：‘大树底下好乘……’”赵耘山突然打住了：这句话正是那位折戟沉沙的人喜欢提起的。从妻子的目光里，他看出她已经觉察到了他的走火，但他还是提高了嗓音坚定地说下去：

“不管怎么说吧，主席洞察一切！有主席健在，给我们撑腰，我们是应当……咳咳……咳咳咳，应当……放心的！”

一阵猛烈的咳嗽。张玉芝怜爱地轻轻给他捶着背。这些话，确令人无言以对。她慢慢把目光投向了窗外……由于丈夫的缘故，她离开了历史研究所，到一家大的钢厂劳动了几年。在那儿，她又重新接触到劳动者，那些汗流浃背、骂骂咧咧的工人。慢慢地，她感到自己似乎改掉了过去用“规律”，“推理”来思考的习惯，而代之以一种工人的“直觉”或“感情”。对丈夫的话，她也说不出什么，她知道，这是林彪完蛋以后许多老同志的共同感情。但，她自己却无论如何也摆不脱心底的某种深深的疑虑。一时她也想不明白，唉，但愿这些都是多虑吧！

赵耘山也将目光投向车外，啊，多暖和的阳光！

“快打春了！老家的迎春花早该开了哩！”他眯缝着眼，想起了南方老家的那间小茅草棚棚。那后山上的迎春花啊，真能染黄半片山哩！

“站一下！”他忽然拍了拍司机的肩膀，车停住了。他没叫上妻子，打开车门，径自走进一家铺子。张玉芝认出是一家花店，已经有好几年没过来了。

很快，赵耘山端着一盆鲜花钻进来。这

是一盆开得正盛的象征着春天的迎春花。

张玉芝看见丈夫额上深深的，刀砍斧剁的皱纹都舒展开了，心里不由得也有些高兴。她赶紧把花接过来，放在座上。赵耘山摸出一盒烟，伸手揪了一下座前的烟灰器。

“别抽了，你那气管……”

“呃，今天过大年，解除禁闭，高兴高兴吧！”

赵耘山深深吸了一口，心里冒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吉兆：女儿们肯定会赶回来过年的，绝不会再象那个年三十了！他拉了拉崭新的军装，舒舒服服地往软靠上一躺，对司机朗声说：“小李，快点，车站。”然后闭上了眼睛，脸上浮出了一丝舒心的微笑。

“伏尔加”猛地起步了。放在软座上的迎春花向后一歪，把它那茂密的黄花绿叶倚在后靠上。张玉芝扭过头，看见迎春花，觉得很娇艳，那叶子也闪着光！此刻，她的心境如雨后晴空一样明净。她无所思，无所念，只有一个心思：想给久别重逢的女儿们拢拢头，然后掐下几朵带着绿叶的小迎春，给她们插在头上……她抬起头来。透过迎春花和后窗，她看见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充满着比平日要亮得多的金色的阳光。

八

原木专列，“8”号平板敞车上。一个年轻的装卸工哆哆嗦嗦地挺起一根足有两米长的大铁钩子，却被装卸班长老钱师傅一把推了个闪儿。他把小伙子从垛子上推下去，地方小，嫌他碍事儿。老钱师傅低头钻进去看了会儿，出来后低声喊道：“吊车！”他慢慢打开烟盒，叼上一根，又递了一根给刚刚爬上车来的站长。

“冻住了，跟转圈儿的原木……大概刚才调车时水鹤淋的。”他头也没抬地解释道，一边径直点上烟，“早就凉透了……”

几根巨大的原木吊走了，一切都呈现在人们眼前：

……这是个不到二十的姑娘。黑黑的头发上，一层白霜。她用双手搂抱着一个用军大衣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人。她的脸和裸露的双手通红，象红布的颜色。她很漂亮，神色很庄严、安详，闭着双眼，跟睡着了一样，嘴角上凝结着一丝隐约可见的轻蔑的微笑……

……她，简直还是个孩子呢！圆圆的小脸儿也是通红通红的，长长的睫毛上一抹白霜。头上，从已经松散了的大红围脖里，探出一朵揉蔫了的小黄花。她仰着小脸微笑着，嘴唇半张着，好象在高兴地喊什么……

——从东北来的直达货车，沾满泥雪的军大衣——人们呆呆地看着，没有人说话，一切都很明白。

医生还存在一线希望，打开了小姑娘身上的大衣。他戴上听诊器听了听，最后绝望了。正要起身，他发现小姑娘鬓角的那朵小黄花。他好奇地打开她的围脖，眼前出现了两朵美丽的，美丽的小黄花。

老钱师傅赶忙弯下腰，看了一眼，然后慢慢站起来。从他紧闭的眼睛里，站长看见流下了两行泪珠。他惊奇地轻声问道：

“老钱师傅，怎么啦？”

“没什么，”老钱师傅的嘴在抽搐，“还插着两朵迎春呢……连花儿上都满是霜……”

他仰起头，慢慢睁开眼睛。他看见灰扑扑的天空，万里无云，晃动着一轮蓝紫色的太阳。

医生靠在木垛旁，最后写上了日期：1972年2月14日。他停了停，又补写了两个字：

“除夕。”

“呜！！！”——汽笛吼了。

人们猛地抬起头来。

那沸腾的蒸汽直冲云天，并伴随着悠长的震耳欲聋的笛声在高天久久回旋。

1976年春节第一稿

1979年3月二稿

4月三稿

5月四稿

（插图：黄家文）



摩天岭野闻

季 康

(一)

江浙山村的仲夏是很闷热的，峡谷吹不进来风，空气的湿度又很大，毒日头晒得人就跟在蒸笼里蒸烤一样，几乎喘不过气来。在让人接近晕眩的白昼过去，晚间洗过澡纳凉的时候，人们最喜欢的就是拍打扇子，讲叙各种各样的荒谬故事，包括近乎聊斋的充满了幻想的野闻与传奇。我们的这一个故事，如果要从开天辟地谈起，那就该先描叙一下摩天岭荒山的一座山神庙。这座庙，设置在一个常常有幻景出现的大山崖子上。所谓的幻景，是由于在茂密森林里，常常会升腾起来一股股四处游走的水蒸气，透过阳光的折射，有时便朦朦胧胧变幻成人物走兽，有时又有点象海市蜃楼式的楼台亭阁，好象另有一个世界在活动似的。所谓的庙，实际上也只是一座低矮的普普通通的小石头房子，镌刻着“山神庙”三个大字，几乎象玩具一样，只有三尺见方高，里面空荡荡的什么神像也没有，乍一看去，几乎没有一点引人注目的地方，不过，庙的旁边，不知什么人种下了一棵颇有风味的香樟树，树龄看过去，至少也在百年以上了，光滑的巨大的树干，

跟蟒蛇一样地互相扭曲盘绕着，枝叶的伞盖，又为过往的行人，留下了一树惬意的荫凉，为此，山间公路过往的卡车、拖拉机以及步行的旅人，都喜欢在这里停留一下，稍事歇息。坐在香樟树突起地面有点象条凳一样的老树根上，人们可以俯瞰到峡谷里的丛林、田野，一条闪亮的小溪和有点象三堆小蘑菇一样的三个村落，这是摩天岭公社前进大队的三个生产小队，村名很有意思，一个叫迷雾村，一个叫峡谷村，还有一个因为离溪河远一些，家家户户都掘了水井，所以就取名水井村。

这一天，是一九七六年的仲夏七月，又是农历的六月初六，在江浙一带民间传说里，这是每年猫狗洗浴山神晒帽子的日子，天气确也热得人和动物都恨不能浸在水里，而且最好整天都这么用凉水浸着。树上的知了在峡谷四野扯开嗓子从早到晚地喳喳合唱着，树木和青草也都被毒日头晒得卷缩了叶子。真是叫人坐着也会淌汗的大暑天，迷雾村的小木匠周水泉却连夜赶了一百二十里山路，正中午了，还走在摩天岭山神庙的路上，一头挑着工具箱、一头挑着锯子斧头半昏迷半清醒地急匆匆赶着回村的路。春耕大忙后，他开了公社证明到外县为人做家具，赚来的钱，说好了百分之三十归生产队，百分之七十归自己，到年节照样开工分给粮食，出去干木匠活也不受时间限制，可以一直干到秋收大忙割谷子的时候再回来。可是干了不过三个月，才串过一个县份，经常过路摩天岭的伐木场驾驶员，却给他捎来了一个十万火急的口信，催他回村子去，当然那是大队的护林员老娘舅托捎的，说的是大队里发生了一件不平常的事，水井村呆子阿狗的爹，从前山海镇跑堂的小伙计，如今的干部王二糟从省城回家乡来了，开来了一辆吉普车，带来了手枪和大量的人民币钞票，沿路杀猫打狗地弄得鸡犬不宁不说，还要给他的白痴儿子阿狗娶亲，而且偏偏看中了前进大队支部书

记的独养女儿翠翠，全个大队公认的最漂亮的姑娘。翠翠今年二十五岁已经出头了，和她同年纪的姑娘，有的已经结了婚，有的甚至已经生下了一男二女，可是，翠翠是队上干部的女儿，干部一年三百六十天，倒有一两百天在开会，按照规定虽说有工分补贴，可是，到底吃亏了，照顾不好自己家的自留地，她那阿妈就时常会抱怨，说翠翠的爹人太老实，不会找外快，在翠翠的亲事上，也就特别苛刻，强调家庭条件，何况，这是她和支书园和伯的独生女儿，人材好，又到县里读过初中，在公社的农技站里也算得上是一个有文化的科研小组成员，财礼开口当然大了一点，翠翠为此到现在一直还没有出嫁。可是如今，三个村子的小伙子谁都出不起的财礼，对阿狗的爹，发迹了的王二糟杭州市××局的革委会副主任、派里头的大头目来说，根本不算回事，所有的条件：三转一响，十四套衣裳，二十桌酒席，八坛酒，和一岁二十块，二十五岁合五百块的财礼钱，他家不仅立时立刻准备好，而且还完全出乎翠翠阿妈的意料之外，送过来了一对缕花金镯，一对猫儿眼宝石戒指，两枝珠花别针，一套银器酒具，这是王二糟特为讨好亲家的订婚礼物。翠翠的阿妈园和婶本来是不想招进个白痴女婿的，可是，看见福漆盘子里送来了这样贵重的金银首饰，不由得花了眼眯了心，当场心思不定地答应下了婚事，同意了六月初六这个举行订婚仪式的日子。翠翠的阿爹，支书园和伯虽说不赞成，可是，他这个人从来有一个毛病，就是生来最怕老婆。听见女儿哭得死去活来，他也不敢劝老婆一句，只有整天地唉声叹气，闷倒头地干着活。大队的护林员老娘舅，是翠翠的嫡亲娘舅，一向为翠翠的婚姻事，也操过不少心，从来不主张他妹子开口要那样高的财礼。只是，拗不过妹子那怨天怨地担心老来无靠的贪心。他和水泉的父亲猎人阿七叔从前是换过帖子的知心好友，如果不是阿七叔被豹子

抓伤，得了破伤风症突然死去，小木匠水泉家里穷，付不出那算计起来约摸近一千五百块的财礼，老娘舅早就当上了好友儿子的介绍人，翠翠和水泉也早成了小夫妻，不会有现在这场叫老娘舅吹胡子瞪眼的生气事了。

说实在的，满个村子里，不，应该说满个大队里，老娘舅着实喜欢猎人阿七叔的儿子水泉，当年他那孤单单的守林人的小茅草屋，就是这个水泉帮忙盖的，大队的树林子闹虫灾，第一个看到报纸上的护林经验，劝老娘舅养赤眼蜂对付粘毛虫的也是这个水泉，秋收的时候，年青小伙子都喜欢到老娘舅的守林人茅屋中去坐，水泉在所有的小青年中间，也算得是个人材出众礼貌周全，肚子里有点儿墨水，说个话做个事都最讨老娘舅欢心的人物。老娘舅早就想把水泉过继到自己门下来做个养子，也免得到老做一个孤人、没有一个孩子送终捧头进棺材。可是等到水泉的阿妈得了伤寒症去世，老娘舅觉得老小两口都是孤人了，正好认过房儿子时，恰好那一年春天，满山竹笋出得多，护林员看守不过来，大队支书派拨水泉搬去看林人的小茅屋，和老娘舅同住，帮着老娘舅护林。有一个刮风的晚上，水泉仗着酒胆说出了他的心事，原来满村的满个大队的姑娘，他也是一个不喜欢，只有老娘舅的外甥女儿翠翠，他看得中意，而且从前因为她是个初中生，自己只读过小学，暗底下拚命地学文化，自学数理化，也想参加到农技站的科研小组里去，苦学苦练已经有好几个年头，说着他拿出来了那些笔记本练习簿，一本一本打开给老娘舅看。如今听说她阿妈要很高的财礼，也是为的这个，他才学会了木匠。想在农业劳动空闲里，挣点外快，好补救他家贫人穷的困境，不致使翠翠爹妈看不起。只是，学文化当木匠的好些个年头过去了，银行里只存下几百元钱，自学的文化，一时间也派不上什么用场，眼看着翠翠常去公社的几个知识青年住处闲逛，很担心人家知青



家庭条件好，只怕将来花杆还在花不在，年年想出外做木匠，就是这个事放心不下来。老娘舅一听立刻给水泉打了包票，有他老娘舅保镖，水泉要远走高飞做木工，只管放心去挣钱，知识青年嘛，心都在城市，哪会看得上农村的姑娘，水泉吃这个醋也太没有道理。有了老娘舅的指点，从此，水泉一年总有半年在外县过生活，老娘舅一心一意也只盼水泉能积攒够财礼，把翠翠娶过门来做媳妇，两好合一好，自己当了介绍人，外甥女婿也就和养子差不太多了。可是，如今妹子翠翠阿妈居然收下了王二糟的财礼，情愿把女儿嫁给一个白痴，老娘舅一听说，急得

拍桌打板凳地赶去和翠翠阿妈吵了一架，又拔起脚一阵风地跑去阿狗家、以浙江一带娘舅大过天的习俗，向男家王二糟指出，女家收了财礼不等于已经定了亲事，收了还可以退回来，必须慎重考虑一些日子才能作数。六月初六的酒，他作娘舅的不会来。王二糟拿着自己的当官身份，在老娘舅面前摆了点威风，驾驶员警卫员的一吆喝，左右帮着端茶递过滤嘴烟，手枪却有意无意一甩、扔在桌子上，老娘舅可是不吃这一套，只有火上加油地说完话，扭头就走，当晚又捏着手电筒摸黑赶了二十里路，到公社的伐木场，找着运木料的卡车驾驶员老吴，把情况向他说得清清楚楚，要他给正在义乌县做木工活的周水泉，捎去个火速回村的口信，叫他无论如何也要在六月初六以前赶回来。

此时，摩天岭的山神庙静悄悄的，不见一辆车子驶过，白热的空气不见一丝儿风，温度高得几乎象擦根火柴就可以燃烧得起来，小木匠水泉挑着木工的工具箱、木工斧和三把锯子，走到香樟树下，已是累得精疲力尽，担子一歇，歪身坐倒在工具箱上，浑身的汗水滴成了小河，箱子和长短锯立刻都跟水洗过一样。他一口气喝了半壶塑料水壶里喝剩下的水，又探头望了一下峡谷里的三个村落，抑制不住自己的绝望心情，又大声地呻吟着叹了一口气，他这里一哼哼，香樟树上却扑地马上翻身跳下一个人，把他吓了一大跳。原来这是老娘舅，他躺在高处香樟树开叉的枝丫上，几乎睡着了呢！

“水泉！我料到你至迟今天一准会赶回家来，那个姓吴的司机总算找到你啦！还是一星期前托捎的口信呢！”

“哦！老娘舅，吴司机的口信三天前就带到了，可是一开始没有直接找到我，县里那个科长要我做大衣橱，眼看着快要做好了，他不肯放我走，活见鬼地瞒了我两天才告诉我，我听着口信，衣橱已经只剩下一个镜框子了，我放下工具怎么也不肯做了，工

钱也不要，连夜赶回来，车子没搭上，两头见黑地赶了一天两夜路，脚上都起血泡了！怎么样？翠翠她……她不会寻……没出事吧？”

老娘舅听了哈哈大笑，安慰水泉说：“没事，没事，翠翠她好好的，有我这个娘舅在，她不会寻短见出什么的！”说着，他有点故意不谈正经题目，拿起水泉工具箱上拴着的七个氢气球，非常有兴致地打量着，抚摸着，并且热心地探听这七个彩球到底有什么用途，买的什么价钱。

可是，关于氢气球的事，却必须回溯到三个月以前，水泉离村时，也是在山神庙这个地方，和翠翠的一次小遭遇，才能说得清了。我们说“小遭遇”，这是因为浙江农村十分封建，男孩子和女孩子轻易不大开口说句话，解放初期提倡的自由恋爱和婚姻法，如今已经看不到一点影子，青年人都非常羡慕那个“梭拉梭拉多拉多”跳秧歌舞的年代，可

